



主编 商英伟 徐梦秋

主体论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主体论

主编 商英伟 徐梦秋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主 体 论

高英伟 徐梦秋 主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0.125 印张 2 插页 252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5—1064—0/B·36

定价:10.00 元

前 言

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研究的重点,逐渐地从客体转向主体,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和人学。由此引发了历久不衰的“主体性”问题讨论,并波及到文学界、史学界等许多领域。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主体性”热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熬过十年动乱,痛定思痛,重新为自己定位的思考: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当代历史进程的主体,或者仅仅是伟大人物的追随者?是国家的主人,或者仅仅是政治生活中的配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主体性”热潮中又注入了在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崛起的各种利益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呼声。国门打开后,西方的各种主体性学说蜂拥而入,特别是对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各种哲学概括,对“主体性”热的快速升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中国哲学界,实践标准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认识本质的讨论、价值问题的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等等,都导向或深化、展开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由此可见,“主体性”热的兴起和历久不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客观必然和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

正因为“主体性”热的后面有着如此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所以在讨论中一再出现明显的分歧和热烈的争论,形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由此就产生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那里,探本溯源,弄清他们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的必要性。

为此,我们申请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主体性思想研究”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过3年的研究和写作,终于写出了《主体论——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这本著作。现奉献给学界同仁,希望能对推进主体性问题研究,对澄清讨论中出现的某些迷乱,尽一份力量。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探讨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这些年来关于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的论著不少,我们在忠实马克思本来思想和吸收学界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对现有的研究有所拓展、深化。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研究恩格斯和列宁的主体性思想。对恩格斯和列宁的主体性思想的研究,一直是马哲史研究领域的两个薄弱环节。在这两编中,我们探讨和阐述了人们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一些问题。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对加强上述两个薄弱环节有所助益。第四编对毛泽东的主体性思想的阐述,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在已有的有关文献中较为系统的。本书的引论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影响,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本书各章的撰写者如下:前言,商英伟;引论,白锡能;第一至四章,苏振富;第五至九章,徐梦秋;第十至十四章,吴开明;第十五章,张加才;第十六、十九章,洪峻峰、张加才;第十七、十八章,洪峻峰。商英伟与徐梦秋负责拟定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大纲,并与各章作者商讨主要章节的观点和内容。初稿完成后,由主编协助作者修改,并最后统稿、定稿。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漏在所难免,恳望前辈、时贤指正。本书的出版,得到周勇胜、文慧云二位同志的鼎力相助,谨致谢忱。

目 录

前言	(1)
引论: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发展	(1)
一 西方哲学史的两大主题与主体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
二 西方主体性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逻辑脉络	(15)
 第一编 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	(24)
第一章 主体性原则的本体论前提与实践基础	(26)
一 主客体关系形成的本体论前提与主体性因素	(26)
二 实践是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与实质	(34)
第二章 认识的主体性及其把握客体的方式	(40)
一 主体认识活动的构成要素	(40)
二 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把握客体的“专有方式”	(46)
第三章 主体对客体的实践掌握方式	(53)
一 事物的客观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	(53)
二 实践的观念模型及其形成	(59)
三 实践观念模型的现实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62)
第四章 历史主体的感性物质活动与历史规律	(67)
一 现实的人与感性一对象性活动	(68)
二 现实主体的感性活动成为客观的历史原则	(73)
三 现实主体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	(78)

四 历史主体与历史规律	(84)
第二编 恩格斯的主体性思想	(91)
第五章 关于认识主体性问题的纲要与阐发	(92)
一 关于认识主体性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	(92)
二 对认识主体性的系统阐发	(96)
第六章 普遍必然知识的来源与证明	(108)
一 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108)
二 恩格斯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113)
第七章 运用概念的艺术	(125)
一 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主体形式结构的成果的批判 继承	(125)
二 逻辑范畴网络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128)
三 两类不同范畴各自的适用范围与功能	(131)
四 “运用概念的艺术”与掌握这一艺术的途径	(136)
五 “运用概念的艺术”的基本内容	(138)
第八章 实践——遗传——认知结构	(140)
第九章 历史主体的自由与发展	(148)
一 客观必然与主体自由	(148)
二 历史规律与历史主体	(153)
三 自由王国的自由人	(157)
第三编 列宁的主体性思想	(163)
第十章 对现实认识对象的考察与规定	(165)
一 从主体、实践去考察认识对象	(165)
二 现实认识对象形成的客观基础与主体条件	(168)
第十一章 范畴的功能与起源	(178)

一 对康德关于范畴功能思想的批判与发展	(178)
二 对康德范畴框架的超越与辩证改造	(184)
三 对范畴起源的探讨	(189)
第十二章 辩证认识结构与主体认识活动	(194)
一 扬弃黑格尔关于辩证范畴体系作为认识结构对于把握客体的作用的思想	(194)
二 《资本论》的结构与辩证法的认识 and 逻辑功能	(199)
第十三章 历史主体与历史进程	(202)
一 从具体人的具体活动来理解历史过程与历史规律	(202)
二 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进程的主体	(208)
三 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213)
四 政策的制定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发挥	(218)
第十四章 人的全面发展	(224)
一 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压抑	(225)
二 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227)
第四编 毛泽东的主体性思想	(232)
第十五章 早期新民说与贵我论	(234)
一 新民说：改良人心、变换思想	(234)
二 贵我论：身心合一、精神至上	(238)
第十六章 知行主体性	(241)
一 知行关系中的认识主体性	(241)
二 知行关系中的实践主体性	(252)
第十七章 历史主体性	(264)
一 历史主体的选择性	(264)
二 主体选择的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	(271)
三 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279)

第十八章 历史主体与历史动力	(286)
一 历史主体:历史的创造者	(286)
二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90)
三 卑贱者最聪明	(293)
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300)
第十九章 主体的改造与完善	(304)
一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主体	(304)
二 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310)

引论：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发展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断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人类对自身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围绕着这一关系的展开，形成了哲学发展的历史。就西方哲学史作为一个整体即作为历史中发展着的哲学系统来说，主体及其自由又是主客体关系问题展开所环绕的轴心，整个西方哲学史归根到底就是要探讨主体如何掌握客体以实现自由这一问题，其他的一切哲学问题都是由这个问题生发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哲学史对主体问题的探索形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人类对主体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理论的逻辑发展构成了西方哲学史的深层脉络，昭示了西方哲学史的底蕴。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合理而深刻的见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正是在批判继承西方哲学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西方哲学主体性理论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在引论中，我们将遵循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把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发展放到西方哲学史中并作为一个整体，从它与整个西方哲学史和人类历史的内在联系来揭示其逻辑进程。

一 西方哲学史的两大主题与 主体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哲学史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面向外部世界,探求对整个世界的合理解释;一是返观人生价值,追求和论证人的自由。这两个特征集中体现了西方哲学史的两大基本主题,即解释世界和把握自由。西方哲学史的主体性理论就是在解决这两大主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西方哲学展开其两大主题的历史线索的考察,可以了解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脉络,把握主体性理论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

第一,从解释世界的方面看,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经历了如下的变换:存在——客体——主客体的统一。引起西方哲学解释世界模式的这一系列变化的根本原因,从实践上说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是人类主体性的不断发展及其所引起的主客体关系的不断变化;从理论上说是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人类主体性及其与客体关系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面向自然,力图从终极的根源上对自然作出解释。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古代哲学是“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①。古希腊人先是惊异于自然界千变万化的现象,后来就逐渐地企图对自然现象的变化过程和整个宇宙的创生作出解释。古希腊哲学家把哲学看作是解释世界的知识总汇,对于他们来说,哲学的基本任务是追寻宇宙万物的来源,探讨事物的本性、本质,对世界作出终极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要对世界作出终极的解释,必须找到宇宙的终极存在即万物的始基或实体。所以,研究万物的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5 页。

始基或实体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就成了以解释世界为基本任务的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内容。

在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人从总体上还受着自然力的盲目统治,还意识不到潜存于他自身中的力量和主体性,意识不到人与世界的主客对立,因此这时期的哲学只是从存在的角度,以一般知识的思考方式即单纯的对象思维,而不是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由于古代哲学没有意识到人与世界的主客对立,因而还不能提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更不能把这一关系看作世界的基本关系和哲学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不可能把它当作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而只能采取宇宙生成论或外在本体论的思考方式对世界作单纯的对象思维。因此,在古代哲学家那里,自然界不是被当作客体(因为只有把人当作主体,自然界才成为客体,客体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的确认要依赖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真正说来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而是被当作直观的对象,当作包括人在内的各种存在物的总汇,当作与人的活动无关的自在存在着的世界。古代哲学家们虽然也不认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是独立自存的,而要去寻找说明万事万物生灭变化的最终根源,但是,他们大都不加任何思考地把目光投向自然界或超感官的外在存在,从这类外在的自然或超感官的存在中去寻找某种始基或实体,作为解释宇宙万物生灭变化的最终根源。如果单纯从自然发生史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试图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万物的生灭变化,这一大方向应当说是基本正确的,是符合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的。但问题在于,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哲学不是要去说明自然的发生史,它所探讨的对象不是单纯的自然,而是与人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的、与人构成主客关系的、人自己的世界。质言之,哲学的对象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或者说是以此为基本内容的世界。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以及后来的本体论哲学

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懂得关于哲学对象的这深一层次的道理,他们最初是为了消释对于自然万物的惊异而去研究自然,探寻万物的始基或宇宙实体的。自然界只是被当作直观的对象,既不可能从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也不可能从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来理解和解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因此,随着文艺复兴对人和自然的重新发现而使主客体关系开始显现出来,古代哲学用于解释世界的模式就被扬弃了。

文艺复兴对人和自然的重新发现,实际上是对人和世界的一种重新认识。不仅中世纪的关于人和世界的神学解释,而且古代的自然世界的图景,都由于这时期人与自然的重新发现而暴露出其理论上的缺陷。这时,尤其是近代以来,原先在古代哲学中被当作世界万物的一部分而沉没在作为直观对象的感性存在中的人,被人们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置于世界的对立面,中世纪的神与自然的关系让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重新发现,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发现,也就是说,不是人和自然的某种自然属性的发现,而是哲学上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的发现,它标志着人类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意味着人要重新来认识自己和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诚然,近代早期哲学也像古代哲学那样,把自然、世界当作认识的对象,其直接目的也是要解释世界、掌握自然。但是,一方面,近代哲学对自然的探究不是起于对自然事物的惊异,而是起于人类征服自然的要求;另一方面,在近代哲学家看来,解释世界其实就是一种认识活动,它依赖于人的认识能力,虽然人从本质上说可以认识世界,但并非人的一切认识都是正确可靠的,要想正确地解释世界,必须探究人对世界的认识关系,弄清人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显然,近代早期哲学解释世界的出发点和对问题的提法已根本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这样一来,在近代早期哲学中,人与世界也就建立起了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人们对世界的认

识和理解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不再是被直观或被直接断言的存在,不是单纯的对象,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本质上是与作为主体的人处于认识关系中的客体,因而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理解世界、解释世界。于是,对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的探索就成了解释世界的中介和关键。这一方面导致了西方哲学对世界的思考和解释方式的转变,即从单纯外在的对象思维转到从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层面来思考和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引起了哲学研究内容的重大改变,即从主要研究存在物的始基或实体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转到主要研究主客体的认识关系的认识论。

西方近代哲学的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宗教神学的强有力冲击,以及在自然科学不断进步的推动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摆脱了上帝的统治,而且从自然万物中分离了出来;人不仅重新认识了自己,而且也因此重新认识了自然。人发现自己不单是自然的惊异者,也不单是自然的适应者,而且是认识的主体;人有能力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进而征服自然。对人的主体性的这一发现,导致了人从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对自然作出新的解释。

无疑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世界由存在(或单纯的对象)到客体,标志着人类认识的一大进步,开辟了人类对主体性和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新阶段,使西方哲学从此步入以主客体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研究轨道。但是,仅仅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来思考和解释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近代早期哲学的思维方式,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客体思维。主客体的真实关系,从而世界的真实面目还有待人类进一步探索。因此,西方哲学对世界的解释又必然超出这一层面,去探索主客体更深层次的关系。

以康德哲学为发端而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点的西方近代后期哲学,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出发,进一步深入到实践关系和存在关

系的层次,从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以及存在关系这三者的统一去思考和解释世界,从而引起了哲学世界图景的全新变化:世界既不是单纯直观的对象或自在的存在,也不仅仅是认识的客体,世界作为客体同时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和产物,是主体的对象化,而现实的世界则是主体扬弃其对象化而达到主客统一的结果。简言之,是主客的统一体。它是主体的自我实现,同时,由于主体与实体是内在一体的,是世界整体或宇宙大全的两个内在的方面(不能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每一个方面自身都是一个整体,都包含着另一个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同时是另一个方面,因而其本身就是宇宙大全),因而主客的统一又是世界自身完善化的状态。前者是从主观的或主体的意义上说的,后者则是从客观的或实体的意义上说的,其实二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很显然,这种对世界的解释不是一种单纯的、外在的宇宙论或本体论观点,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论观点,而是一种本体论与认识论、主体与实体相统一的辩证观点。对于古代哲学而言,它扬弃了世界的单纯的存在属性或对象性,把它变成主体即人的对象化存在,揭示了世界作为主客统一体的本质。对于近代早期哲学来说,它扬弃了人与世界的外在对立,揭示了主客体的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本体论关系)的本质,因而在存在的层次上重新把人与世界统一起来。可见,近代后期哲学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复到古代的人与世界相统一的观点上。所谓更高层次上的回复,也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近代早期的主客二分这一重要的中介而达到的人与世界的主客统一。在这人与世界的统一中,人不再仅仅被当作存在物的一分子,而是存在的主体,因而也就是世界本身。人既内在于世界,同时又通过世界来表现他自己,以至人就是世界,世界也就是人。在哲学家们看来,这才是人与世界的最高的统一,真正的统一。为了给这一新的世界模式奠定可靠的根基,哲学家们不仅把人看作实践的主体,而且看作存在的主体,从而使之上升为实体,从本体

论的高度即从宇宙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进程来加以论证。

总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解释世界的模式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由客体转换为主客体的统一或主客统一体。而解释模式的转换本质上是思维方式变革的结果。如果说,古代哲学是一种单纯的对象思维,近代早期哲学是一种客体思维,那么近代后期哲学则是一种对象化思维或主客体统一的思维。不言而喻,思维方式的这一改变和解释模式的转换,从理论上说,归根到底又都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发展的结果;而从历史根源上说,是人类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能力的极大提高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的全面深化的必然产物和理论表现。正是18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把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充分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才使人类再一次重新发现了自己,使人类意识到自己不单是认识的主体,不只是自然的顺从者,而且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主体,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因而是存在的主体。而人类对自己的每一次新的发现,必然伴随着或者说必然引起他对世界的又一次新的发现。既然人类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是实践和存在的主体,那么,世界就其与人的关系来说,也就降低为实践和存在的客体,成为主体的对象化;而就其作为一个整体而实现其内在本质来说,则上升为主客体统一的完善状态。尽管近代后期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其对世界的解释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形式(在康德那里还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元素,但不占主导地位),但不难看出,它毕竟显示了人类对自身的主体性和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在上述关于西方哲学解释世界这一大主题的历史线索中,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脉络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并且表明了主体性意识的普遍觉醒和不断深化是引起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解释世界模式的重大变化的深层原因。近代以来,主体及其与客体的关系(先是认识关系,尔后又进到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成了解释世界

的轴心,对世界的每一次新的认识,总是作为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新的发现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同时,以上的考察也表明了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解释世界模式的每一重大变化的最终根源,乃是在改造世界中人类主体性的不断发展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的不断深化。关于这后一点,以及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在考察了西方哲学的另一大主题之后,将会表现得更加清楚。

第二,从追求和把握人的自由方面来说,西方哲学的历程开始于探讨外部世界及其必然性,然后返回自身,从认识论层面上研究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并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去把握自由与必然的统一,进而深入到实践和存在层次,全面探究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把握它们的内在统一,从而把人类的自由与世界的完善化(解释世界)统一起来。这一条线索将更直接地反映出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脉络,因为自由正是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对自由的意识和追求也就是对人的主体性本质的意识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发展和自我确证的追求。可以说,人类的自由意识是伴随着人类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而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自由意识的发展又推动和体现了主体性意识的发展和深化。如前所述,主体性意识的发展是对世界认识的深化的深层原因,而由于自由是人类主体性的本质,所以自由意识的发展和对自由的追寻,便构成了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和解释世界的哲学模式转换的最深刻的根源和推动力量。因此,我们将看到,西方哲学的解释世界和把握自由的两大主题及其历史线索是内在于同一的,而其轴心是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进一步来说,通过这一条线索的考察,将更直接地表明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以至整个西方哲学史同人类历史的深刻的、直接的渊源关系,表明主体性理论史、自由观史、哲学史,都是从总体上对主客体关系、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矛盾发展过程,尤其是对人类在改造世界、驾驭必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主体性及其